

第一章 米利都学派^[1]

第一节 泰勒斯

泰勒斯的疑问—水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皆有灵魂

在波斯大举入侵希腊之前的几个世纪，米利都（Miletus）可能是古代希腊世界最伟大、最富裕的城邦。米利都坐落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海岸的中心地区，拥有四个繁荣的港口，地理位置易守难攻，千百年来连接着东至印度、西至地中海的陆上贸易。凭借强大的海上舰队，它还在黑海沿岸创建并统治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米利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殖民地，甚至被称为“八十城邦的母邦”。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阿卑多斯（Abydus），到锡诺普（Sinope），再到克里米亚地区（the Crimea）和顿河流域（the

[1] 译注：作者归入“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包括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和赫拉克利特。前三人是米利都人，但赫拉克利特是爱菲斯人。米利都和爱菲斯同属伊奥尼亚地区，传统上也称其为“伊奥尼亚学派”或“伊奥尼亚哲学”。

Don)，再到色雷斯（Thrace），采矿业、制造业、造船业和谷物种植业都极其繁荣，共同构成了繁盛的殖民群落，它们都将米利都视为母邦。米利都的市场必定聚集着从印度到西班牙、从阿拉伯到俄罗斯的各个邦国的商人。米利都的居民也必定极为熟悉这些邦国的富庶和风俗人情。不难理解，这个城邦诞生了赫克塔斯（Hecataeus）。他是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在很多方面都首开其先，包括绘制地图，观察自然及其他奇异事物，记录各邦国各种风俗习惯，沉思各种奇怪现象，等等。他的著作散佚殆尽，但因他的竞争者和追随者——希罗多德在作品中对之频繁征引，我们仍对他有不少了解。

米利都在政治和商业上处于天然的领导地位。现代意义上的帝国概念或许并不适用于古希腊民族；但无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米利都向来都被视为伟大的商业和政治同盟的领导者。当吕底亚王国及随后的波斯王国变成极具侵略性的邻国，这个同盟的政治性也变得越发明确。

正是在这个充满活力、繁荣富饶、积极进取的城邦，在这个城邦的全盛时代，泰勒斯，作为政治家、工程师、数学家、哲学家，进入鼎盛时期^[1]。我们难以确定他的生卒年月，但我们能够确认，他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米利都繁盛时期的领导人物。我们听过有关他的各种传说：他预言过日食；他有效地改变了河流的河道；他通过精明计算操纵市场并因此获利；他在同盟会议上提出智慧的建言。他曾经研习数学、观察自然，并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类比，探寻和沉思万物的本原。对于我们来说，这或许意味着研习地质

[1] 译注：古希腊人认为，人生的鼎盛时期是40岁。

学、地形学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但对于泰勒斯而言，这却意味着对事物存在的最基本层面的理论探寻。^[1]

他会追问：“我们可以假设哪种形式作为我们所知万物的同一者，使万物得到最好的解释和理解？”他并未将万物的“本原”（希腊语 *arche*）设想为很久以前存在过但现在已然消失的某种东西，万物的“本原”毋宁说是当前万物所具有的实在。泰勒斯提出的问题在此之前从未得到明确的追问，但在此之后，这种追问再也没有停止过。他也重新阐述了“本原”这个词的含义，使之获得“始基”和“目的”的全新含义。总之，他对这个词的处理，表面上意指时间，结果却要消除时间观念，并用比以往更为深刻和深远的方法来观看世界。

泰勒斯是首位哲人，首位以形而上学的、非世俗的、分析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观察者，并因此成为所有信奉“彼岸世界”思考方式之人的先驱。无论是学园的理念论者，还是“斯多亚学派的道德陈词滥调”^[2]，或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他们的做法委实让实干家困惑不解），都对此有所继承。我们饶有兴味地发现，泰勒斯本人是他那个时代最明智的人，甚至成为古代公认最重要的人，位列“七贤”之一。“七贤”的实践智慧得到后世的尊崇，珍藏在轶事里面，铭刻于箴言之中，成为希腊世界的传统。

[1] 译注：泰勒斯的生平主要出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1卷第22—44行。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1页。后文所引《名哲言行录》相关内容都参考徐开来、溥林译本，只注出卷数和行数。

[2] 译注：原文为 *budge doctor of the Stoic fur*，出自弥尔顿（Milton）的《科玛斯》（*Comus*）。译文参见米尔顿，《弥尔顿诗选》，殷宝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0页。

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哲学有过令人瞩目的评述，这是我们所见的有关泰勒斯哲学学说的主要记载。以下是这段文字涉及泰勒斯的

部分：

那些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大多数把质料视为万物的本原。所有存在者都因它而存在，最初从它产生，最终又毁灭归于它。他们认为，这就是事物的本原或元素……这些哲学家对他们提出的“什么是本原的自然本性”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他们有关这类本原的数目和性质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泰勒斯开创了以上这种哲学，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并且毫不犹豫地声称大地也浮在水上。他得出这个结论或许出于观察到的事实，即滋养生命的所有实体形式都具有潮湿的特性，而热也是从潮湿中产生并以之为条件的，万物中生命得以产生的种子都具有潮湿的本性，等等。^[1]

此外，泰勒斯据说还考虑了水的其他特征，例如，水很容易变成各种不同的形态，水能转变为气或者冰，水易于和其他实体混合，等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宇宙理论脱离我们每个人所熟悉的事实，让我们感到缺乏科学性，但也恰恰因为这样，它才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感觉不断传递给我们的是无限的多样和差异，泰勒斯却让我们看到优于这种多样和差

[1] 译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6—28。作者在此有所删减。参考苗力田译文，略有改动，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异的“一”，即便它只是部分显示和展现在感觉之中。这里包含某种全新渴望的萌芽，判断不再只是建立在变动和差异之上，而是至少在尝试某些理智上更具永恒性的东西，即便它明显与感觉证据相矛盾。作为首个关于永恒的始基的认识，水非常符合要求。泰勒斯本人也可能只是将水视为数学命题中的数字那样的符号，用来描绘我们最初认识的物理现象。理想的实在是所有变化的基础，贯穿于万有发展之始终。泰勒斯的其他言辞表明，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水在一般意义上等同于理想的实在。亚里士多德说过：“泰勒斯认为，整个宇宙充满了神。”^[1]另据记载，泰勒斯还认为：“万物内部都有灵魂，它们依靠灵魂使自身及其他事物运动，就像磁石那样，依靠自身的生命或灵魂，使铁运动。”^[2]我们不用对这些残篇作过多阐发，就能得出结论：泰勒斯或者谈到过宇宙的灵魂、神圣内在的力量、诸神以及水是事物的本原，或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含糊地表达无形和虚空的观念，就像原初的混沌，但即便如此，这也包含了生命中某种更伟大的前景和可能性。

[1] 译注：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11a7。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秦典华译，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2] 译注：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05a19—21。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秦典华译，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第二节 阿那克西曼德与阿那克西美尼

不定说—科学神秘主义—抽象与实在—发展理论—气
是万物的本原

早期自然哲人的生平信息十分少见且支离破碎，不足以使我们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有过相互影响。我们不能断言他们中有过师承关系或者思想交锋。有人曾经说过，这些哲学家从古代黑暗时代突然涌现；但也有记载表明，他们的思想在出现后又销声匿迹。因此，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观察到的明显的进步或连续性。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米利都学派”这个称呼有点名不副实。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文字，他把伊奥尼亚哲学家分为一类，因为他们将宇宙本原视为某种物质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只能在其中某些哲学家那里看到这种倾向，第二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却并非如此。

阿那克西曼德据说比泰勒斯年轻一辈，但与泰勒斯关系非常密切。他也是米利都人，但似乎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不像泰勒斯那样有杰出的政治能力。他具有极高的数学和科学天赋，即便不说高过泰勒斯，至少也与之不相伯仲。据说，他还发明了日晷——至少希腊人是这么认为的。他还绘制了首张地图，这使他与赫克特斯联系起来。他在天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数学的抽象方法极为熟悉，这或许解释了他阐述的万物本原观

念具有更为抽象的形式。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本原是不定（*apeton*）。它不是水也不是其他元素，而是与所有这些都不同的某种东西，难以名状、无形无象，但天地万物都由之产生。万物最初从不定中生成，并出于必然性而复归于它。因此，正如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所表述的：“所有存在物按照时间的安排，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且相互补偿。”^[1]

泰勒斯认为水是存在的本原，将本原限定在我们熟悉的世界万物，但这只是哲学发展历程的临时停驻之地，不久便遭弃置。我们在《创世记》中也见到过有关万物起源的表述。天空、大地、大地上的水、光、太阳、月亮、青草、田野中的野兽，所有这些事情产生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2]。正如我们所见，《圣经》最初的观念认为，无形无象的虚空在时间上先于有秩序的宇宙。而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无形无象的不定永远在此，也是在此的唯一实在，无始无终，含具万有，统治万有，是万有的基础。

现代批评家或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无意义的空谈，或许值得诗意地对待，但却不足以被视为科学。我们的回应是，它并不需要人们视其为科学。如今我们有关各种现象的知识获得了巨大

[1] 译注：见辛普里丘在《〈物理学〉注》中对阿那克西曼德著作的摘引。作者为行文方便，将这段引文拆成两部分，前半段改写进正文，后半段为原文直接引用。译文参见 G. S. 基尔克等著，《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163—164 页。

[2] 译注：《旧约·创世记》第 1 章第 2 节。译文参见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译文虽饱受学界诟病，但较为通行，本书《圣经》引文的翻译仍然都参考和合本的译文。

的增长，但科学的开端仍然是我们无法触及的神秘地带，我们对此只能做出猜测。所有科学知识都是以假设物质和力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我们对各种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万物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了解，物质和力仍然处于晦暗不清的不确定状态，阿那克西曼德最先对这种“不定”进行了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假设两种相关的基质或本原，即力和物质，阿那克西曼德却只满足于一种本原，这也许是他和泰勒斯或者米利都学派其他哲学家仍然保持相近的地方。他，以及他所属的学派，确实引发出下列问题：我们如何解释或设想差异和变化？什么是事物变为存在的原因？事物从存在返回到什么，不定的虚空？必须得承认，我们对此的解释多少有些矛盾。某位权威学者确实说过，他将运动设想为永恒。他试图联系“一”来把握差异的观念，并将变化和差异的本原视作某种内在于“不定”本身的东西。^[1] 亚里士多德就此将他的学说和阿那克西曼德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存在有两个本原——物质和心灵（即质料和形式），而阿那克西曼德则只需要一个本原。

阿那克西曼德作为数学家，必定非常熟悉无限或不定在思想构成中具有的各种功能。例如，我们不可能定义几何学的基本元素——点、线、面，这对欧几里得的学生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精确性是几何学的本质特征，它得以可能源于其本身不可能的基质——没有大小的点、没有广度的线和没有厚度的面。抽象数学有基本公设，例如， $1=1$ 、 $x=x$ ，等等。这些都与经验事实相矛盾，因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发现绝对相等。但这些概念在人

[1] 译注：这里指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

类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扩展自身经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们彻底从人类生活的利害得失、偶然经验、限制条件、差异性和多样性中抽象出来，这使抽象科学具有可证明性、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完善的抽象存在概念先于包含所有个别存在概念，并且是个别存在概念的基础。我们由此也得出，整个世界的可知对象都适用于可证明的、精确的、普遍适用的概念。

但是，这类概念在内容上空洞无意义，不能提供解释自身过程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有将这种基本抽象的存在和众所周知的杂多现象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和设想出运动、发展和具体实在的本原。或许因为阿那克西曼德未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学派后来的领导者那里，运动而不仅仅是存在，成为他们主要坚持的本原。在考察阿那克西曼德的继任者之前，我们需要注意阿那克西曼德的其他某些看法，这些看法或许难以令人满意地与他的一般概念联系起来，但它们并非没有各自独立的意义。阿那克西曼德非常喜欢使用“围绕”（希腊语 *phloios*^[1]）这个词，用来指出、描绘事物中内在和必然发展的观念，他因此似乎假设了不定包含着固有的倾向或规定，并使它发展出相反的特征，例如热和冷、干和湿。他说，这种基本倾向的结果产生出火圈，火

[1] 译注：Phloios 这个希腊词原意为“表皮”“外壳”，一般指“树皮”“谷壳”“蛋壳”等，阿那克西曼德使用这个词非常频繁，且多在引申意义上使用。作者在此用 *husk or bark* 来翻译，难以完全表达这个词的多种含义，中译本将之译成一个词，引文中再依据汉语表达习惯依具体情况翻译成“包裹”“环绕”“圈”“树皮”等。

圈包裹着环绕地球的气圈，层层嵌套，就像树皮包裹着树那样。^[1]他构想出的这种同心圆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再划分为不同层级的系统，表现为太阳、月亮、星辰和大地。他还描绘道，大地悬浮于大气之中，从它各部分固有和完满的平衡中获得稳定性。^[2]

有关人类起源，他似乎持某种类似于人类从低等生命发展而来的理论。在他看来，最初的生物必定在潮湿中产生（这让我们想起泰勒斯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转移到干燥的陆地，褪去它们古老的自然表皮。^[3]尤为特别的是，他坚持认为，人类必然是从其他低等生命发展而来，因为人类在年幼阶段特别需要关怀和照料。倘若人类最初便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不可能存活下来。

这些理论明显与现代思想十分相似，这非常有趣。但是，即便不详细阐明这些理论，我们也能得出结论：这些“诗人的残篇”^[4]类似于很多其他这类残篇，使人浮想联翩、兴趣盎然，它们让我们越发感到，我们并未完全掌握阿那克西曼德的全部理论。作为

[1] 译注：见伪普鲁塔克《汇编》。作者在此间接引用，有所增删，原文见《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G. S. 基尔克等著，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5页。

[2] 译注：见亚里士多德《论天》，295b10，以及希波吕特《对各种异端的反驳》I, 6, 3。作者的这段文字整合了这两个地方的引文。

[3] 译注：这段话出自埃修斯（Aetius）的著作，原文为“最初的生物从潮湿中产生，周身包裹着多刺的表皮……它们转移到干燥的陆地，表皮开裂，生活在短时间内变得完全不同。”转引自G. S. 基尔克等著，《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11页。

[4] 译注：原文为拉丁文：“disjecti membra poetae”，出自贺拉斯《论诗艺》。

贯通且完整的系统，他的理论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揭示和正确理解。

某些权威学者认为，阿那克西曼德作为这个学派的第二位哲学家，首次从哲学意义上使用了“本原”（*arche*）这个词。但是，无论是否如此，泰勒斯在此之前确实已经开始在思考“本原”的问题。

阿那克西美尼也是米利都人，据说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或至少听过他讲课。正如我们所说，米利都学派晚期学者倾向强调自然本原的运动特征。因此，阿那克西美尼选择气作为代表或象征这种本原的最佳元素。气明显具有流动性、易变动、延展范围广等特征，对于颜色、味道、气味、形状等特征保持绝对中立。呼吸在古希腊人看来等同于生命或灵魂，而呼吸由气构成。气等同于生命正好提供了生产和运动的本原，这在存在的首要因素中是必需的。他将万物生灭过程设想为气的稀散和浓聚，浓聚使赋予生命的气变成有形物体，稀散使物体分离、扩散为无形的气。阿那克西曼德之前已经使用过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冷热、干湿，阿那克西美尼也将这些力量视为形成变化的动力。

这几乎是我们对阿那克西美尼的所有了解。我们只有知晓存在的运动观念的全部发展过程，明白他在思想发展链条中的地位，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些学说。

第三节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不是米利都人，而是爱菲斯（Ephesos）人，但米利都和爱菲斯都属伊奥尼亚地区，从在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地位来看，他极为自然地被视为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生于约公元前 560 年，死于约公元前 500 年，有人也认为他的生卒年比这要晚一代人的时间。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古代流传下来的权威记载甚少。^[1] 我们听说赫拉克利特游历广泛，回到爱菲斯后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过着离群索居、退隐山林的生活。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显示，他即便不是厌世者，至少也是苦行者。他的学说包含对神秘主义的研究，以“晦涩哲人”的称号闻名于世。他的著作并不是写给大众，而是写给少数有天赋的人。他的著作充满这类格言警句：“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2] “最优秀的人抵得上万人。”^[3] 他在批评其他作家（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时毫不留情。他说：“应该把荷马以及阿基罗库斯从赛会中驱逐

[1] 译注：赫拉克利特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第 9 卷相关章节。

[2] 译注：第尔斯、克兰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DK22B40。

[3] 译注：第尔斯、克兰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DK22B49。

出去，并且加以鞭笞。”^[1] 赫拉克利特的主要拥护者对他的作品也有不同理解。有人将他的作品称为“诗歌”——这些作品明显是以诗行体写成的；有人将之命名为“引导人生的舵手”；有人直接称之为“论自然”。

赫拉克利特在他最为著名的格言中阐述了存在的基本原则：“万物皆流，无物常驻。”^[2] 实在由永恒流变的存在构成。河流中的河水永远在变，河流正因其持续流变才称其为河流。生命体也是如此，生命不是稳定不变的，稳定不变只是生命的虚假幻象，而非生命本身。因此，正如我们所见，泰勒斯设想存在的基础是物质性的，他隐约觉得运动是反本原的存在，但是，哲学在赫拉克利特这里转向了相反的极端。他在对永恒的否定中发现了永恒的因素。实在不是由稳定不变的“存在”（being）构成，而是由不断流变的“变成”（becoming）构成。

赫拉克利特在其他地方将永恒运动描绘为相反者之间的永恒斗争，对立的差异消融在最高的和谐之中。因此，一产生于多，多产生于一。世界的和谐在于相反相成，就像弓与琴之间的关系。战争是万物之父，又是万物之王。宇宙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按一定尺度熄灭。

因此，火是始基的表象和符号，赫拉克利特通过表述出自然本质的运动特征，突破了自然物体的限制。火不仅仅是符号，火

[1] 译注：第尔斯、克兰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DK22B42。

[2] 译注：柏拉图，《克拉底鲁》，402a。见柏拉图，《克拉梯楼斯篇》，彭文林译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第63页。

具有精细、易变等特征，拥有渗透万物、毁灭万物的力量，使生命体保持温暖，使太阳具有赋予生命的力量。赫拉克利特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来描述火本原，有时称之为雷霆，有时称之为永恒理性、法则、命运。在他看来，创造是永远处于变动的过程，火按照存在的法则通过“下降之路”和“上升之路”转化为其他物质。火经由下降之路浓缩成粗糙的水和土；水和土又会经由上升之路重新融化为火，人们也观察到，海水会产生蒸汽，蒸汽又上升融化为气，进而转化为火。^[1]

他认为类似于气的灵魂或呼吸是生命本质元素的表现，是具有建构性和统一性的力量。它使身体各部分相互结合，赋予其生命，使其能够发育生长。赫拉克利特在此与阿那克西美尼观点相同。通过呼吸活动，我们与所有其他生命相互关联，共同分享普遍存在的生命元素。我们在这种生命元素中生活、行动并获得意识。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尤其是眼睛，永恒和无所不在的智慧至少部分变成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在睡眠时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智慧，而是通过呼吸保有智慧的根本，当然，睡眠仍然让我们丧失了智慧的精髓。醒来后，我们再次完全投入生命元素之中，原本具有的智慧也再次苏醒。这就像煤在接近火时逐渐燃烧，远离火时又慢慢熄灭。

因此，人能够获得智慧，在于他的精神被宇宙精神点燃。但是，人还具有某种更沉重，或者用赫拉克利特的话来说，更湿润的元素，这是非理性的元素，喝醉的人尤其如此。感觉是否可靠取决于灵魂是干燥还是湿润，轻盈还是沉重。那些灵魂沉重、野

[1] 译注：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9卷第9节。

蛮的人，永远看不到生命之火的永恒运动，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有死亡。他们沉浸于万物的表象及其虚假的稳定性，无论入睡还是苏醒，看到的只有灵魂死亡留下的躯壳。^[1]

指导生命的不是法则而是常识，这是个人所获得的永恒存在的知觉残余。永恒存在的灵魂干燥而又纯粹。纯粹知识只有神才具备，人类本性难以企及。只有在永恒存在看来，万物才是好的、美的和正义的，万物只对永恒存在显现出自己的整体。对于人类的部分理性而言，有些东西正义，有些东西不正义。因此，生命是有限度的，赫拉克利特有时也会谈到生命孕育死亡，死亡包含重生。善与恶、生与死、生长与朽坏，都只是永恒善、永恒和谐内外张弛的律动，这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大事，对于宇宙的伟大循环而言却只是小事。日与夜、冬与夏、战争与和平、饱足与饥饿，它们彼此互为条件，都是神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还会看到，疾病使人们感到健康的美好，饥饿使人感到饱足之乐，疲惫使人睡眠香甜。

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这个洞见似乎使赫拉克利特患上了沉思的忧郁症。哭泣哲人是赫拉克利特的传统形象。琉善（Lucian）用赫拉克利特的口吻说道：“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固不变的，万物混乱地相互结合，快乐与痛苦、知识与无知、伟大与渺小，全都相同，在时间的流逝中循环往复，流转无穷。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悲伤。”^[2]赫拉克利特也说过：“时间就像玩骰子的小孩。”凡

[1] 译注：第尔斯、克兰茨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DK22A16。

[2] 译注：琉善，《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人的至善就是保持清醒的知觉，通过了解时间中的善恶流变，环境中的动乱与张力，学会理解永恒的统一与和谐。人类的至德在于，无论生命如何受命运摆布，有多少变动，都要保持平和与坚定。

对人性持悲观看法的传统源远流长，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雪莱、阿诺德和卡莱尔，都对人性持悲观看法，他们都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存在的奥秘，看上去最真实的东西却并不真实，尘世万物的捉摸不定和瞬息万变，赫拉克利特的这些思想通过伟大思想家的继承发扬，从遥远的时代传来，在我们耳边回荡，仍然具有最深沉、持久的魅力。

第二章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通常被认为是萨摩斯人，但我们并不确定他的出生地。我们只知道，僭主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主政萨摩斯期间或之前，他在萨摩斯岛生活过。所有有关他的传说都记载他游历过埃及、迦勒底（Chaldaeae）、腓尼基，甚至还去过印度。还有记载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起源于克里特岛的宙斯的神圣山洞^[1]，德尔菲神庙还有类似的纪念仪式。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移居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城邦克罗顿，成为哲学教师，最终甚至支配了克罗顿的政治发展。^[2]

他建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学员分不同层级，发誓不外传

[1] 译注：天神克罗洛斯得知注定要被自己的某个儿子推翻时，便将所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吐掉。克罗洛斯的妻子瑞亚非常悲痛，寻求母亲地神该亚的帮助。在地神该亚的掩护下，她在即将临盆生出宙斯的时候，藏到克里特岛的某个山洞，并把石头裹在襁褓中，送给克罗洛斯吞食。宙斯在克里特岛的山洞中诞生，最后推翻克罗洛斯的统治。见赫西俄德，《神谱》，第475—485行。

[2] 译注：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8卷第1—3节。